

KALDI

大女儿不是我亲生的



恺蒂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英伦新居民

在柏林与我们换家的是一对退了体的夫妻，丈夫以前是德国政府外援非洲的代表，曾在南部非洲住过几年，妻子是大学英国文学教授，他们是带着两个孙女儿去英国，住在我家。所以当我们到达柏林时，到地铁站来接我们的是他们的儿子克里斯，他就住在附近。在前往公寓的路上，我和他开玩笑说两个女儿去了英国，他可以享受两周的清闲了。他笑着说这是女儿们第一次离开家，他和太太已经很想她们了，他又说道，十四岁的大女儿不是他亲生的，他和太太结婚时，太太已经有了这个女儿，十一岁的女儿是他俩的。

他说得很自然，我心里却有些犯嘀咕，他为什么立刻向我这个陌生人说明血缘关系，是因为女儿们住在我们家，他已经自然而然与我们亲近？还有，为什么不就说是 step daughter，而要说明不是 biological daughter？当然，这些话我并没有问出口来。

克里斯就业于公益机构，曾在莱索托工作了十来年，并在那里

认识了妻子。大女儿十一岁时，他们需要决定孩子在哪个国家读中学，权衡之后，选择了德国。从地铁站走到公寓，南部非洲是我们共同的话题。

他父母的公寓在一栋四层楼房的三楼，高大的欧洲城市的建筑，相比伦敦典型的联排房子总觉得更大气，走廊宽大明亮，当中有个大家共享的面积不小的天井，种着盆栽花草。小电梯可能是后来加上的，在走廊外的天井中，只能容下两个人或一个人带两个行李箱。公寓内也同样宽敞明亮，高高的天花板，好看的壁炉，家中有好多书，墙上有不少画，还有几幅孩子的创作。克里斯指给我们看挂在客厅书桌边的一张全家照，原来他的太太是莱索托的黑人姑娘，所以大女儿肤色很深，小女儿是皮肤浅色的混血。背景是非洲的旷野，两个孩子还都很小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：他提到女

儿们时首先说明大女儿非他亲生，目的是为了消除人们的一切猜测或疑虑，因为继女如果没有正式收养的话，那从法律上来说算是算不上是女儿的，而这个黑肤色的女孩，外人一看就会知道，绝对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首先主动说明这是“非亲生的女儿”，克里斯要强调的是法律上的正式的父女关系。

以后几天，我们每天忙着当游客，试图去理解并感受这个曾经被一分为二、曾经被城墙包围的城市。建在当年的外国记者站中的查理检查站博物馆，巨大的旧照片让人看到冷战时期的对峙的坦克；东

区画廊那一公里多长的柏林城墙，两边涂鸦，著名的“社会主义兄弟之吻”吸引着众多拍照的游客；犹太人纪念碑，七千多个高低不等的水泥方块，如同棺柩，夕阳顺着缝隙斜射进灰色的丛林；勃兰登堡门前的广场地面上被绘成彩虹，这天正是柏林的骄傲大游行；滕珀尔霍夫机场如今是个大公园，当年的跑道是孩子

柏林的建筑、遗址、博物馆、纪念馆等，讲述着这个城市命运起伏的沉重历史。

们练习滑板的好地方，柏林封锁期间，食物、煤炭、所有西柏林居民的日常用品都是空运进来；公寓门口的地面上，铺着三个十厘米见方的铜牌，上面写着“这里曾住过”，Helga Stern（1922—1943），Ida Stern（1895—1943），Ignaz Stern（1893—1943），去世地点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……柏林的建筑、遗址、博物馆、纪念馆等，讲述着这个城市命运起伏的沉重历史。

然而，在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断垣残壁中，看到一个小展览。其中一幅照片的说明，描绘30年代德国为“混乱的政治局势”，所以引起二战，这轻描淡写的几个词，真可谓是历史中不能承受之轻了。临行前与克里斯夫妇见面道别，聊起这个说法，他们说，正因为如此，他们也常想，搬回德国居住的决定是否明智。📖